

原创



# 献身记

## 内容简介

因为某种不知明的力量，她误入游戏世界，  
由掌控一切的游戏程序员，  
变成一个不名一文的可怜虫，  
为了生存不得已卖身为奴，  
却没考虑到自己是个家事白痴，  
让主子下人都嫌弃万分。  
切，想她一代英才聪明绝顶，  
就不信会在她设计的时代饿死，  
不能以技服人，那就只能力争上游，  
以收买人心为己任，疏通人脉好在齐府站稳脚跟，  
再和二少爷强强联手，  
与古板的冷面大少轰轰烈烈地斗一场大法！



# 楔子

“悠——”堂姐的惊叫伴随着风的尖号陡地撞入她迷蒙的神志中。

她还来不及反应，失重的惊怵感转瞬间已充斥了她的每一寸感官。她骇然张开双眼，满天飞舞的长发和急掠向上方的楼群在眼前交织成死神的诡笑。

倏然，白光骤闪，雷声轰然大作，倾盆大雨随即而下，可她却始终没有感觉到雨的湿凉……

“啊——”

禹悠冷汗涔涔地瞪着一双失距的眼睛，大口地喘息着，心跳如擂。

好可怕的噩梦。

她长吁了口气，举手拂开鬓旁汗湿的乱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窗外。

朗朗夜空映入她的眼帘，果然无风也无雨。但为何感觉怪怪的？她不由自主地又扫了一眼，满天的繁星嘲弄地对她眨着眼……

窗子？！她终于发觉哪里不对了，根本就没有窗子！

文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http://www)

禹悠大惊，慌忙爬坐起来——一条古式的街道赫然呈现在她眼前。

老天！这是哪里？

梆！梆！奇怪的敲击声远远地传来。她来不及多作思考，直觉躲进暗处。

一抹鬼火似的光时隐时现地在半空中摇晃着飘过来，看得清楚些才知道原来是一个人提着灯笼走来。只是这人绝对古典的穿着，让她不得不联想到“鬼”字。

咻！一阵凉气透过她的脊背。她警觉地用手捂住险些溢出口的尖叫。

古“鬼”毫无察觉地走过她的面前，渐渐地又化为一盏鬼火似的光隐没在黑暗之中。

古道一片静寂，她呆滞的双眸怔怔地望着它，蓦地，一丝难言的诡异的熟悉感涌了上来。这景象……她似乎在哪里见过……

禹悠缓缓转动僵硬的脖子，一座府宅映入眼帘。

咻！寒气从脚底直蹿头顶。

太……太眼熟了。眼熟到好像她电脑中正在制作的软件游戏里的场景——齐府，突然之间真实地耸在她面前。

这怎么可能？天性中实际的一面立即对她嗤之以鼻。现在想要上演“黑客帝国”现实版可早了一百多年呢。

那是有人窃了她的游戏资料故意吓她？

更不可能。她最近可是极安分的，连荣誉网警的工

作都因为犯懒给推掉了，她确信自己没有招惹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所以不会有人不惜这么大手笔地吓她。何况，她可是网络界大名鼎鼎的“风翼”，众所公认的网络传奇，谁能轻易攻入她亲手设计的安全程序？

对了，她一定是还在继续那个坠楼的噩梦。

那么好吧，现在该是她从这个乱七八糟到无以复加的怪梦中醒来的时候了。

禹悠坚定地抓起自己的手臂，猛然狠狠地咬了下去。

真是一个深具真实感的梦啊——  
疼死她了！



# 1

两日后，齐府。

“丁一，你是怎么回事？就这么个庭院，你扫了多久了？就算你是初来乍到，也不能巴掌大的一块地扫了近两个时辰也扫不完呀。这般磨菇，当自己是什么？千金小姐吗？真不晓得王管事怎么就让你这样的丫头入府了呢？不是我说你……”

唠叨的训词没完没了地回荡在后院。

暮色已经降临，府中的仆人们大都去用晚饭了，后院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她想，整个后院现在大概就只有她和管后院丫环的张婶还在吧。

今天是她做丫环的第一天，不过她的运气显然不太好，本来预计将成为她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二顿晚饭，随着用饭的时辰在训斥中错过——忘记说了，她的第一顿饭是前日饿极了时连同一件古装一起偷来的。

偷窃是错的！她知道。

然而现实世界的规则并非都适用于虚拟世界，这里有它自己的生存法则。

她现在是认清自己被困在游戏之中的事实了，不过

能够身临其境地玩上一把自己编程制作的游戏也不错。她会让自己很快掌握游戏规则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她今后就能以偷窃为生。

虽说她生平第一次偷窃的成果相当不错，但她可不想就此堕落成小偷。这并非关乎道德之类的因素，而是……略过面子的问题，在这个世界偷窃如果失手，被人打死的几率极高——她正巧是极珍惜生命的人。

“丁一！”张婶厉喝。

“在。”心不在焉到处飘荡的思绪统统迅速回归本位，她隐在阴影下的神情也瞬间整理成恭顺的模样。禹悠——也就是现任的丫环丁一，恭恭敬敬地抬起眼睛对上张婶愠怒的眼。

咦，是错眼了吗？瞪着禹悠温顺得毫无掺假的神情，张婶有片刻的茫然。

“怎么了？身子不舒服吗？”禹悠好生无辜地问，“可要我扶您坐下歇会儿？”

她敢打赌，自己把古装戏里的腔调起码模仿出了九成。呵呵，想她堂姐可是语言专家，她这做妹妹的岂会太差……

“把你那怪口音改过来。”张婶蹙眉训斥，“在这府里可不许什么乱七八糟的口音都有。”

她应是看错了吧？这样的乡下丫头作得了什么怪？

“我知道了。”对了，儿字音的京片子是清装剧里流行的，这款游戏却是宋明时期的，她弄错时代了。

“要称奴婢。告诉你多少次了？既然卖身进了府，

就该自称是奴婢，你怎么就改不过来？这若是被旁人听了，还以为我如何管束无方呢。可天晓得，我同你说了几百几千遍了，别的新入府的丫头可没让我费这么多唇舌……”

“是，张婶教训得是。”禹悠状似恭谨地低垂下头，再次将面孔隐回阴影之中。

不要嘲笑她没骨气，她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再说，敢为五斗米折腰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只是她现在还是有些疑惑，当时她究竟是被哪颗老鼠屎糊住了神志，居然一反往日做事深思熟虑，处处为自己预留退路的风格，就这么混球地把自己给卖了。而且……竟然还是卖做丫环？！

太……太可怕了。

她不敢想象，自己这个家事白痴的丫环路，将是怎样凄惨。而她甚至蠢得半点儿退路也没给自己留。

当时她打听到卖身需要人牙子的荐引便去找了牙婆协商，然后便让那可恶的人贩子给坑去了十两的卖身银子。现在她只有十二两银子，想赎身是不能了。若是直接拿着银子跑路呢？

呵，她还没那个胆子去试。

首先私刑就是个很恐怖的问题，而签了卖身契又逃走的丫环，被逮到的几率通常又高达百分之九十。

这根本就是稳输难赢的赌局嘛。况且，她离开齐府之后的生存问题也需要考虑。

她一向都很爱惜生命也非常识实务，所以也向来懂

得如何选择才对自己最好。

此刻，她的遭遇超乎常理，身处的世界也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诸多她从前不曾考虑过的现实问题，眼下一个个的都冒了出来，她以往所专精的知识，在这里也毫无用处。

这一切意味着，她过去二十二年所累积的经验值已被取消。游戏现在重新开始！

要玩游戏，就需要先了解游戏规则，创造生存的条件。

如此，先找一个安身之所顺便学习游戏规则，便是首选方案。以她目前的处境来说，暂时凑和着在齐府安身，怕是惟一的选择。

唉，爱丽丝游仙境原来也是这么苦命啊！

“我说呀，我张婶在齐家做事二三十年了，也不曾见过你这样笨的丫环呢。瞧瞧，这庭院扫了两个时辰竟然还脏成这样，也不知道你都扫了些什么。你不要以为现在天已经黑了，今天就能这样算了……今晚你若是不将这庭院打扫干净，就别想休息……”

什么？还要扫啊？禹悠一惊，猛然回过神来。

“发什么愣？还不快去扫！”张婶怒斥。

“是，我这便去扫。”禹悠恭敬地应着，数个偷工减料的法子掠过脑海。

她暗自微笑，执着扫帚动了起来。

“说奴婢。”张婶纠正。注意到她笨手笨脚的动作，张婶脸色一青，极克制地压下抢过扫帚自己动手的

冲动，“扫干净。明日一早，我每个角落都会检查。”

啊？扫帚猛地顿住，禹悠愕然地看着张婶，耳际依稀听到计划破碎的声音。

“看什么？快扫！”瞪她一眼，张婶转身离去。

禹悠苦着脸，心中十分清楚张婶对她是越来越不满了。

但她也很无奈呀。

想她刚进府时，还曾想过要讨好张婶做靠山呢。谁想到几个小时之后，情况会变成这样？

不过，这也怨不得张婶。想来任是哪位管事也不会对一个家事白痴的丫环感到满意的。

可以想见，自己日后在这里的日子，必不值得期待。而当齐府的人确定了她的无用后，更是绝不会给她什么好的待遇的。

说不定，她会被转卖掉或是被修理得金光灿烂地扔出齐府。

毕竟这个世界好像还没开始探讨人权的问题。

“真是悲惨。”禹悠轻喃，为自己可以预见的惨淡未来而哀悼。然后用力挥动扫帚，以无比笨拙的动作继续打扫。



“巧巧，快点儿。再慢就赶不上早饭了。”

“可是，梅儿……”巧巧迟疑地回首望向通铺内，

“丁一她还……”

“管她做什么？”梅儿一脸鄙视地硬是将她拉走，“那种笨人，管她连你自己也得饿死。”

“但是……”

“还但是什么？那样笨的人，你管得了她今天，还能管得了她明天……”

“唉……”听着两人的声音渐渐远去，禹悠蹲在通铺的地上，忍不住叹息连连。她并不是介意梅儿的话，只是——看着脚下这一地的污水，她想，自己在继昨晚之后，怕是又要饿上一顿了。

又叹一声，她心不在焉地从脚下的污水中拎起一块脏兮兮的抹布，随手按进身旁的水桶内。

火热的疼痛感冷不防自她的手掌窜出。她痛呼一声，飞快地将手缩了回来，满室明亮的光线下，她满手的水泡赫然入目——这是她昨夜劳动的见证。

“好疼。”她可怜兮兮地嘟哝。眼角瞥到水桶不知何时翻倒在地上，她一呆，不由得注视过去……

这、这是她弄的吗？

瞪着更加泛滥成灾的满地污水，禹悠傻了眼。她欲哭无泪地扶起躺在地上的水桶，连忙擦拭起来。

可惜，标准家事白痴的她，是不可能突然之间变得有多能干的。

所以，一地的污水在她的擦拭下，最终彻底地变成了泥浆，也不是多么令人意外的事情。

“讨厌，这地怎么就擦不干净？”她气恼地咕哝，

又用力抹了两下地面，终于放弃地丢开抹布走向水盆，心中郁闷至极。

她怎么会以为自己的心态已经平复，可以潇洒地将自己离奇的经历当做是一场特殊的游戏来玩了昵？

她简直是太高估自己了嘛。

“唉。”轻叹一声，禹悠龇牙咧嘴地将惨兮兮的手探进盆中洗净。

“丁一，你怎么还在这磨蹭？厨房缺人手，张婶叫你快点儿过去帮忙呢。”梅儿突然跑了回来，站在门口噤里啪啦地传达张婶的指示。

“哦，我这就过去。”厨房又如何，她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偷吃东西呀。

禹悠无精打采地晃向门口，院中却早没有了梅儿的踪影。

咦，怎么可以这样？她不知道到厨房的路哇。她呆愣了半晌，才慢半拍地醒悟到自己被摆了一道。

对呀，一个笨拙又没人气的丫环新人，不正是典型被人欺侮的角色吗？想来今日梅儿的小把戏，也不过是她未来被人欺侮、排挤的命运的一幕而已。

不过幸好她是这款游戏的制作人，游戏的地图她都拷贝在脑袋里，她只要按地图找到北角的厨房就可以了。只是她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北是哪边呢？

走了好久，绕过了大半个宅子，打听了一堆人，又不知迷了多少次路，禹悠终于摸到了厨房。一进去就对上梅儿略带恶意的讥笑。

爱笑就笑吧，要她这家事白痴来帮厨，想来等会儿不必梅儿整，她就自动出丑了。

唉，时间若是能回溯到她从前把微波食品放进微波炉，按键，然后就等着开动的幸福时刻该多好。

“丁一，你傻站在门口磨蹭什么？还不快进来帮忙。”

张婶百忙之中发现了她，快手快脚地将她拽进厨房，按到一堆山芋前，塞了一柄小刀给她，“快把山芋削好，李师傅等着用呢。”

“我……”山芋怎么削？她握着小刀不知所措地回过头，却发现张婶已经自忙别的去了。那……好吧。犹豫了两秒之后，她决定试试看。

好歹她也削过苹果，这山芋削起来，想来也不会有多大区别……

二十分钟后。

等得不耐烦的李厨子，又派了梅儿来帮忙。而禹悠仍在努力与第一个山芋奋战……

“啊——”

突然一声惨叫，禹悠倏地扔下小刀从山芋堆旁蹦了起来。

霎时，厨房内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她身上。

禹悠一脸惨白地握着自己的手指，醒目的红色液体不断地从她紧握的指缝中涌出，滴落在地面。

“啊——”一声尖叫再次响彻厨房。

梅儿脸色比她还要难看地抖着手臂，直直地指向她

的脚旁，“手、手指……”

众人的目光不由得全部移向地面。突地，尖叫声此起彼伏——禹悠的脚旁竟躺着一根血淋淋的“手指”。

梅儿和几个小丫环在尖叫声中昏了过去，厨房中乱作一团。

“快找大夫！”一片混乱中，不知是谁吼了一声。

“啊，对，大夫！”众人终于反应过来，争先恐后地挤出厨房。

有经验的人连忙着手急救昏倒的丫环们。

“没事的，大夫就来了。”李厨子要了个帕子，想帮一直傻愣愣地盯着那根“手指”的禹悠包扎。

“嗯？”她醒过神来，看着安慰她的李厨子，很是疑惑地开口问：“那个是谁的手指？”

不是你的吗？众人用目光还以疑问。

“当然不是我的。”她强调地摇头，并忍下痛楚展示自己虽血流不止，却仍然完整的伤手。

众人愕然，“那是谁的？”

“不知道。”禹悠同大家一起摇头。

张婶按捺不住好奇，忍不住取了筷子，轻触那根可疑的“手指”。

“手指”在筷子的力量下滚了半圈，给人的感觉极似某种不会打弯的东西。

“呀。”禹悠猛然想到，“那是我削的山芋。”

厨房陡地陷入诡异的静寂。

半晌，张婶不甚自然地轻咳一声，“丁一……”自

觉声音有些怪异，她忙又轻咳数声，“丁一，大夫大概就到了，你先回去等着吧。”

“好，那我先回去了。”

禹悠迫不及待地回应，迅速消失在门外。哄笑声随即在她身后炸开，笑声中掺杂着纷纷议论不绝于耳。

厨房的空气中，不知何时多了一股烧焦的味道，却久久无人注意到……

“咦，哪来的烟？”有人迟钝地看着眼前的浓烟不明所以。

“烟？”众人一怔，直觉回视灶台。

“不好了！菜糊了。”

“哎呀！我的粥也焦了。”

“还有我的……”

咚咚！两声叩门板的声音忽然插入满室哗然之中。一颗人头探进厨房，“夫人吩咐开饭了。”

“啊！”

一室的纷乱陡然止于一声惊呼之后。

饿，她好饿啊。

从昨天进齐府，到此时日正中天，她粒米未进，都快要饿死了。

她原本以为卖身为婢，自然就有饭吃，却没想到竟然还会挨饿。她考虑等一下午饭时要不要藏起一些食物

以备不时之需，否则自己要是真的饿死在齐府，岂不冤枉。

禹悠倚坐在树阴下，捂着饥肠辘辘的胃，不禁有些庆幸自己预先吞了片胃药，否则这时如果让她时刻准备着起兵造反的胃病跑出来搅局，那她可真是命苦得足以让潘金莲……呃，是孟姜女再为她哭倒一座长城。

还要等多久才开饭呀？这饿的滋味真是好难挨啊，她几乎可以料定若再不开饭，这齐府下午就得多具尸体了。

禹悠饥饿难忍地望着炊烟，不期然的，期盼的目光对上路过的丫环投向她的不屑。

咦？她错愕地扫视一周，发觉几乎周围所有的仆人都对她表露出这种不屑的信息。

“这是怎么回事？”她呆了呆，忽而恍然。想必是这府中的人人都知道了早晨厨房的事。真没想到大家竟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这可糟糕，这样她在府中的处境岂不更加举步维艰？

不行，这样怎么可以？她可还想在齐府混下去呢。得想想办法改变现状了……

“唉，可怜的爱丽丝。”禹悠轻叹，浑然不觉自己正对着又一个不屑她的家丁发呆。

午膳的铃声此时终于敲响。

“开饭了。”她的眼睛一亮，迅速从地上蹦了起来，视而不见地越过被她弄愣的家丁，吃饭去也。

“够了吧。”她刚刚离开，不远处的花丛中就突然

窜出一句冷斥，接着一个身影从中冒了出来。

“大哥。”齐炜不满地看着自己被甩开的手，也站起身来，“你不觉得这个搞砸我们早膳的丫环，其实蛮有趣的吗？”

有趣？齐磊俊雅的容颜此刻遍布着不以为然，“你放着功课不做，却拉我来这儿，不会就是为了偷窥这个丫环吧？”

“什么叫偷窥？这是观察。”齐炜理直气壮，“我们齐家可是商场上的人，我这二公子若不趁现在练练观人之术，日后岂不让人笑话？况且，爹和你都教我不能轻信传闻。所谓耳听为虚，事到耳边，不来观察一下，岂知是以讹传讹还是确有其事？”

“就说刚刚那个叫什么丁一的丫头，不亲眼来看看怎知她是否真如早上那几个丫环所说的那样，笨得前所未有的、彻头彻尾、无可救药。再说，如果不是……呃……”

“如果不是我抓你去读书，你还不会拉我来‘观察’，是不是？”齐磊从善如流地帮他把话说完。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是要练观人之术，我也不会这样努力地观察一个丫环了。”

“噢，是吗？那你现在‘观察’结束，是不是应当回书房了？”

“不急，时辰还早，又难得遇见这么有趣的人，不如我们……”

“不如怎样？”都午时了，还敢说时辰还早。

“不如……呃……”齐炜迟钝地发现大哥眼中的不